儒家與佛家思想上的共通點

北女師專
蕭美麗

今天吾人所處的是個動盪的時代。處於這個時代的人，大都像掛了空，拔了根一樣，沒有絲毫憑藉。工業與科學的進步，使人類的物質生活超越千古，然而在精神生活方面，人類的思想却愈形荒蕪，價值觀念也日益紊亂；人類發明了核子武器，却又時時生活在核子戰爭的陰影威脅之中…人類的煩惱是愈來愈多了，人們的生命也愈來愈孤寂了，眞如陳之藩於其所著「在春風裏」所說的：「在迷失的年代，迷失的人正像醉漢騎著瞎馬，在暮色蒼茫中，不知道何所之。」筆者平日有感於現代人的苦悶，常思索著這一代沉醉於物欲的人類果將「何所之？」，深深地覺得，今天世界上種種的紛爭與煩惱，都源於人心的陷溺；而人心的陷溺，又由於人類缺乏一套可以「安其心、立其命」的思想系統，來使現代人重新認識他自身，以及體認他個人對整個歷史文化洪流應負的責任。求諸古今中外所有的學術思想，足以肩此正人心，而扭轉頹風之重任的，只有東方文化中儒家和佛家了。

儒家學說以孔子思想爲中心，孔子上集他以前數千年中國學術的大成，下開他以後二千五百多年文化的統緒，奠定了儒家學說的重心（孔子學說數傳至孟子、荀子，遂確立了儒家一脈相傳的道統。二千多年來，儒家學說深入人心，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至深且鉅。）。

東漢明帝時，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兩漢的儒者大都只講求經書中文字訓詁的工夫，忽視了

心靈的淨化和力行實踐的精神。所以佛教一經傳入，它那種「明心見性」的教義，立刻受到朝野普遍的歡迎，並且和中國文化鎔合鼓鑄，產生了中國式的教派——天台、華嚴和禪宗。到了宋代，禪宗更和儒家、道家合流，產生了理學，又使儒學益加光大。一般中國老百姓雖不甚明瞭佛法的眞義，但却都深信佛家因果輪廻的道理，因而祛惡行善，佛家影響中國文化之深遠，是共見的事實。

近世有少數學者，只看見民間流行的神道教，誤解了佛法的本義，因而豎起了反佛的旗幟。在世界上最需要儒佛學說，兩家學說都極須推廣發揚的今日，這種情形不但可憐，亦復可悲。筆者不敏，謹就平日讀書的一點心得，以「儒家與佛家思想上的共通點」爲題，先就儒家與佛家對於宇宙人生看法程度上的差異，再談到兩家思想上的共通點，以就正於海內外大德，期能收儒家與佛家「同舟共濟」之效於萬一。

對宇宙人生的看法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以運久而不墜，地以厚久而不隕，水以流久而不腐，日月星辰以行久而常新，故知天地間必有一動能啓發恒久之作用而使之然也，這一動能，儒家名之曰「誠」。中庸：「誠者，天之道也。」又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儒家認爲誠是宇宙大生命的泉源，萬物由誠而生，人類因誠而和睦相處，所以周敦頤說：「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誠是變動不居的，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誠、形、著、明、動、變、化七者說明了世界上萬事萬物的形成，必須先有一個中心動能的存在，所以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由形著以至動化，爲一生命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幾乎無時不在變動，所以說：「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同儒家一樣，佛家也發現了這個世界是無時不在變動的，但無疑的，對人生宇宙的看法，佛家要比儒家更深了一層。佛說：「法不孤起，待緣而有。」「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認爲宇宙人生種種現象皆由內因與外緣

和合而成，都是變動不居，稍縱即逝的，所以說：「諸行無常」，佛又認爲五蘊——色、受、想、行、識和合成「人」，也是一種聚合的假相，沒有眞正「我」的存在，所以說：「諸法無我」，世間的一切現象既是「無常」，「無我」，虛幻不實的，所以說是性「空」。宇宙萬有的實相是眞如，法性，其賦予衆生則名佛性。這眞如，法性有如儒家所說的道體，本體，西洋哲學家所說的本體，實在，但西洋學者把本體和現象歧而爲二。佛家則認「性相不二」。眞如法性，又稱如，又單稱性。人性的根本是智，「智」和「如」是一體的，不二的。學佛的目的，就是以如如智契證如如理，因而斷所知障獲菩提果，斷煩惱障獲涅槃果，達到永恒無限的究竟眞實境界。

正由於佛家對宇宙人生的看法要比儒家透徹得多，所以勸人了生死、懷慈悲、修正道、持六度，以達到菩提涅槃的境界，因而形成了一個大智大悲的宗教。也正因爲儒家以「誠」爲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根源，積極將誠推展至人際關係上，以期由盡性而至參天地之化育（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矣。」），所以形成了一個明體達用，本末兼顧的學術系統。實和大乘佛法「無所住而生其心」，有可以相通的地方，二者相輔相成，將可相得益彰。

人生的終極理想

儒佛兩家同樣重視個人的生命，故論其思想上的共通點，當從兩家人生的終極理想談起。

我國儒者，都以學作「聖人」爲其人生最高之理想，而如何可以成爲聖人？則必須法天、明道與盡性。中庸：「天命之謂性。」詩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論語：「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一般中國人都相信，天是一個生生不已、至公至正的代表，人必須效法天「無物不覆」和行健的精神，在自我方面，多做自我陶冶與自我修養，期能成己又成物，由誠意、正心、修身而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提高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到達天地萬物一體，與大易生生不已的眞機契合爲一，做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上下

與天地同流的境界，這樣一個具有完美品格的人，就是聖人。

佛家的人生終極理想，在於成佛。佛並非神，而是一個徹悟了人生究竟的覺者。佛法是即人即佛的，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說衆生皆具佛性，人與佛的差別，在於佛覺悟了，而人還被許多迷謬的惡慧，掩蔽了他們原具的佛性。人只要修持三無漏學——戒定慧和六度，淨化自己的身心，做一個完滿的人，一旦解脫了一切煩惱困苦與所知各種惑障，使靈根獨耀，證無上菩提，究竟涅槃，也就成佛了。佛的勝義，不但要度化人類，還要度化人類以外的衆生，所謂「有一衆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與儒家理想中的聖人，不但要盡衆人之性，還要盡物性，不但「民吾同胞」，還要「物吾與也」，雖不盡相同，但也不過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由此看來，儒家與佛家人生的終極理想——聖人與佛，雖略有不同，而它們的大前提——智德圓滿始可成聖成佛，是相同的。佛家與儒家，一起於中土，一源於印度，孔子與釋迦牟尼佛，前後相距僅幾十年，眞所謂「東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

儒家之仁與佛法之慈悲

中庸有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儒家的人生理想是法天以成聖人，而又認爲「性」來自天命，「道」又由人性而起。性稟自天而蘊於內，道行於人而形於外，所以儒家首言明道，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所言天即論語「志於道」的道，亦即易經形而上之道，爲萬有之所從出。然何以明道，孔子提出「仁」，做爲明道的中心德目，孟子則以盡性、踐形發揮孔子仁學的奧蘊。孔子又恐仁之意義過於抽象，故又提出「忠恕」做爲行仁的方法。論語里仁：曾子答門人之問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子謂「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是仁的正面積極面，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恕則大學絜矩之道，謂審己以度人也。儒家學說言仁，兼涵忠恕，唯其忠於己，忠於道，自能去一己之私，而體現天地萬

物一體之仁。人而能忠以持己，恕以待人，自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睦，朋友有信，由親親、仁民而愛物，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進而實現「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世界。

佛家由於認爲「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否定了一般人以此幻軀爲自我，同時也否定了一般人以爲各自孤立的現象，深知我即宇宙，宇宙即我，物我一體，一切現象僅是因緣和合，各種條件所構成的，並無自性，所呈現於吾人視聽觸味各種感官前的現象，都不是眞實的本來面目，人只有徹底證悟菩提、涅槃勝果，才能得常、樂、我、淨的眞實生命，眞實自我。有此深切的體驗、認識，自然而然啓發了悲天憫人的慈悲心，佛法即以慈悲爲本，仁王經說：「修四無量心，慈無量心，悲無量心，喜無量心，捨無量心」佛教的四弘願是「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無上菩提誓願證。」佛不但要自覺，還要覺他，不但自度，還要度他。觀衆生在三世因果輪廻中受苦，故生慈悲心，而有「有一衆生未度，誓不入涅槃」，這是多麼偉大的懷抱與悲願！

佛不只在言論上勸人慈悲，同時具體的提出戒定慧和八正道四攝做爲我們慈悲救世的方法。前文曾引朱子「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解釋忠恕之義，而戒定慧與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業、正語、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無一不是盡個人之心，求得明淨之心靈與崇高之品德，與朱子所謂「忠」與曾子所謂「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具同樣的意義，不過名相不同而已。再說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亦無一不是審己以度人，與孔子所謂「恕」，與孟子所謂「彊恕而行」之精神實同。可知佛家行慈悲之法與儒家行仁之「忠恕」實有不謀而合之處。而佛家「大慈，與一切衆生樂，大悲，拔一切衆生苦」的無緣同體慈悲，與儒家「由親親、仁民、愛物」而至大同世界，天地萬物一體的「仁」，實具有相同的旨趣。

儒家之中庸與佛家之中道

儒家既以宇宙人生爲一理—誠之所顯現，不但主張誠以待人，並主張中以處事。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十六字心傳爲我國聖聖相傳的道統，孔孟繼承歷聖，亦以中道垂教萬世，所謂「莫見乎顯」、「莫顯乎微」、「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我執其兩端而竭焉。」即是持中不偏的中庸之道。大多數國人，立身處事，也都能不流於偏激，無太過或不及，雖距中庸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還有相當距離，但中國人中和之性格，無入而不自得，未嘗不是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影響。

佛家既言無常，無我，又言性空，那麼人生豈非一片黑暗，何不早早自求解脫？其實不然，佛家有見於此，爲了避免「空」的意義被誤解爲一切皆無，導致善惡莫辨、是非不分的「惡取空」，佛家以「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的中道來說明空的眞義。佛門法相宗依唯識談中道三觀：有觀、空觀、中觀，天台宗依實相談中道三觀：空觀、假觀、中觀，皆重中道。因爲中道可以去除執著偏見，以達到完滿圓融的境界，由此可知，儒家中庸之道與佛家之中道，實可相通。

儒家與佛家皆重力行與實踐

東方哲學咸重實踐。儒家學說不尚理論，尤戒以情識卜度，故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中庸上也說：「力行近乎仁」，只有躬行實踐，「仁」、「忠恕」、「中庸」才不致於徒託空言。我國研究儒家學說的人，自孔孟以迄於宋明理學家，無不重言行一致，表裏如一，並不是只有王陽明言「知行合一」。論語記載：「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道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這都强調了力行的重要。

佛典浩如煙海，三藏十二部經，非一生數十暑寒所能全部精讀詳究。佛家的目的是在了生死，解脫衆生的罪苦桎梏，超脫生

死苦海，而得到大自由，大自在。佛家學說根本就沒有把它的思想言論、當做一種知識看，所以不論性、相、顯、密、宗門、教下，沒有那一宗，那一派、那一家，不是注重力行的，沒有不是由實踐佛法上悟道而證道。眞正的學佛不但是信仰，不但是遵行佛教的禮儀，而且最重要的是悲智並重、福慧雙修；學佛不是只求了解教理，而且必須解行並重，佛法的教理與經典只不過是渡河之筏，指月之指。佛說八大人覺經上說：「懈怠墜落、常行精進。」這不但八大人覺經如是，沒有那一派佛家不特別重視力行與實踐的工夫。

綜上所述，儒學與佛學中的重要思想是可以互相溝通，互相印證的，爲了便於了解與比較，附表如下：

儒家：

天——聖人（法天）
- 仁以明道盡性——忠（行仁之法）
- 中以立身處事
- 誠以明宇宙人生之法則

忠恕（行仁之法）
- 孝義信慈忠
- 力行以實踐之

佛家：

菩提涅槃——佛
- 以慈悲度化衆生——戒定慧、六度、四攝（行慈悲之法）
- 修持中道
- 「緣起性空」明宇宙人生之法則

力行以實踐之

由上表，我們瞭解，儒家與佛家思想上有極重要之共通點，而這些共通點，正是今日世界所最需要的。我們惟有努力實踐弘揚儒學與佛學，以佛家的無緣同體慈悲與儒家之仁德負起醒世夢，覺羣迷的重任。以儒家之誠與佛家「無常、無我」的空觀來去除人類的我執與法執，淨化人類的心靈。以佛家之中道與儒家之中庸來調和今日世界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衝突。更以儒佛兩家力行的精神推己及人，宣揚儒佛學說。這樣，才能爲迷惘徬徨的人類找出一條安心立命的大道，也才足以爲世界人類的幸福和平奠定萬年不拔的宏基。